

乡贤接力大港头渡

纪江明

渡奉,就要勤于渡工嘛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开馄饨店的老何说,“吕爷爷你不知道,这渡工耽误人不少事呢。”

就在两个月前,玉溪村里有个村民,吃晚饭的时候,突然犯了病,肚子痛得满地打滚,家人用躺椅抬到大港头镇,未料镇里的社郎中午喝喜酒喝得酩酊大醉,任凭怎么叫也不醒。无奈,家人把病人抬起来往碧湖镇送,到了渡口一看,空荡荡的。喉咙都叫哑了,也不见渡船的影子。埠头边停着一只渔船,见是病人,渔夫早趁乱把船撑走,避得远远的。无奈,这一家人到镇上找来一块门板,把躺椅搁到上面,四个人扶着,泅水过了渡,等送到碧湖的郎中那儿,病人早已停止了呼吸。

“江上不是有好几条渔船吗?怎么一只也叫不来?”吕宗志又问。

“渔船夜里出去的打鱼的多。而且,有许多忌讳,特别是病人、孕妇,往往躲得远远的。”老王说,“吕爷爷你有所不知,夜里过渡,都是赶急,你越急,渔民越漫天要价。”

“这位小哥,你急着赶路吗?”吕宗志俯身问。

秀才从地上站起来,用袖子拭了拭脸,然后给吕宗志施了个礼,一五一十告诉了原委。他是龙泉八都人,姓吴,家境贫寒。今年好不容易攒了盘缠,到省城应试。临行前,母亲偶染风寒,伺汤喂药,耽搁了七天日程。如果一路餐风露宿,还能赶上省试。今

天晚饭前他就到了大港头渡口。没渡船,他向旁边的渔船求助,但船主狮子大开口,如果给了,他就到不了省城。如果等天明再过渡,他就赶不上时间了。

“这渡工也太可恶了。”吕宗志向,“官府就没人管吗?”

“没法管啊,渡工说渡银经常延发,他说他也要过生活。”老何说,“这渡工以前是渔民。白天在渡口点卯,晚上就去打鱼了。”

“是啊,渡口这样下去不行啊。”老王说,“吕爷爷你跟县里熟,能不能帮忙说说话?”

“这事容我想想。先解决眼下的事情。”吕宗志看了看江面,见有一只船停在埠头,就跟身边的管家说,“去把那船家叫来。”

“我在,我在。”末等管家答应,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。

“你是船主?”吕宗志看了一眼吴秀才,见他点点头,“撑我们过渡,要多少钱啊?”

“吕老爷过渡,我怎么能收你钱呢?”船家一脸谄媚地说。

吕宗志、管家和吴秀才过了渡,临下船时,吕宗志将渡银递给船家,说,“该你得的,一厘不会少。记住,渡人就是渡己。”

回到家,夜已深。一天的奔波,吕宗志已是倦意浓重,但他辗转反侧,似乎毫无睡意。

“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”吕宗志点亮灯,对夫人杨氏说。

吕宗志年近五旬,杨氏小他三岁,

两人一直没儿女。吕宗志四十岁那年,在杨氏的坚持下,娶妾李氏,十余年也未生育。两人准备于年底在子侄中选一位过继,以继承庞大的家业。

“夫君决定的事情,我肯定支持。”杨氏点点头说。

吕宗志跟杨氏商量的,是不再过继儿子,而是将家中田产于大港头渡等,设立义渡,置办船只,雇佣船工,定时维修船只和发放工钱。

“私于家,其泽小;公之于世,其利溥也。”这是吕宗志设立义渡的初衷。过继儿子,将家产传给他,只是惠泽一人。而资助给渡口,则是便利大众。

根据《丽水县志》记载,清康熙四十八年(1709),吕宗志捐田十亩二分五厘一毫二忽,设大港头义渡;捐田十一亩四分,设石侯义渡;捐田二十一亩,设石牛义渡。

吕宗志的义举,得到了碧湖、大港头一带老百姓的交口称赞。自清朝至民国,乡贤们纷纷接过吕宗志的公益衣钵。

清嘉庆年间(1796—1820),河边村叶大满、小山村吕和韶捐造渡船二艘。清咸丰五年(1855),小山村吕荣怀捐造篷船一只,供大港头夜渡。民国6年(1917),小山村吕翊西、江起章捐粮十一石造渡船。民国13年(1924),保定村高鹏霖置田租二十余亩,资助渡费,并于渡口建造渡夫屋两间。

正是有了保定与大港头两个村的乡贤薪火接力,确保了大港头渡的畅通。今天,大港头渡依然忙碌,来来往往的游船,把古堰与画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
怀念

编者按:

车轮一圈一圈,一轮一轮。总有一些人,一些事,平平仄仄,深深浅浅,在你我的心间留下印记,在岁月的长河中镌刻永恒。因为这些人,这些事,你的人生开始生动起来,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。

往事,终不能忘,于这纷纷扰扰的世界。记得,请放在心上,明天更好地出发。

红星闪闪半岭枫

杨起行

“红星闪闪放光彩,红星灿灿暖胸怀,红星是咱工农的心,党的光辉照万代……”我乘坐的小车从庆元菊水村沿安溪逆流而上,到红军挺进师于1935年曾召开过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的地点半岭村采风。驾车的吴彪同志仿佛知道我此行的心情,车上的音响唱起了影片《闪闪的红星》主题歌。

深冬之季,车窗外满目翠色的森林与毛竹一山连接一山,一片接着一片,这绿海之中时不时杂着几株红叶似火燃烧般的枫、柏树,远山一阵阵清风像荡漾着一曲悠扬气回肠的革命红歌,与车里音响播送的“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,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……”雄壮的音乐旋律相互烘托,相得益彰。

车到了粗畲村公路旁停下。当年红军是经老粗畲村到半岭村的,脚下所涉之处全部都是石砌的小路与黄泥路。2012年,庆元县人民政府将这条老路进行修整,冠名为“红军路”。

红军挺进师进入浙闽地区后,常遭敌人围追堵截,处于被动的挨打境地。红军日夜行动作战,得不到修整,部队指战员产生了畏难情绪,大家意见也比较分歧。鉴于此,必须召开一次师政委会会议,以统一思想认识,鼓舞斗志。

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反动派的宣传,当半岭村村民听到头戴红星帽,衣衫上打着补丁,脚穿草鞋的队伍要到粗畲村时,纷纷逃往山上躲了起来。村民季作文家里养了一头大肥猪,准备年尾办喜庆宴时再屠宰,假如这头猪不赶紧赶到山上去隐蔽,肯定会被即将到来的“土匪”吃掉。可是这头猪赶又赶不动,抬又抬不起,时间紧迫,他只得扔下肥猪率领全家老幼“逃命”要紧。然而,半岭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会议结束,红军撤走,村民回到村里,见家里的财物毫发未损,地扫得干干净净,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,季作文家里的肥猪见主人回来亲热地摇头晃脑。此情此景,大家才知道,红军是保护穷人的队伍!

山风呼啸,红旗飘扬,刚修整过的“红军路”每隔几十公尺就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为路标,重走红军路,透过时空的隧道,仿佛当年的“唤我去战斗”响彻云霄的军号声还缭绕在耳际,当年奋不顾身冒着敌人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红军英姿又展现在眼前。

跟着红旗向前,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半岭村。早在改革开放时,半岭村的村民就迁移到山下公路旁另建新村,原来的房址已种满了各种杂树与毛竹。当年挺进师在此举行的师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地址则插满了红旗,红旗旗中一块花岗岩上雕刻着“红军半岭会议旧址”的纪念碑。

站在半岭登高远望,山外还是山,山脉如英雄脊梁,写着连绵不绝的绿意,我轻轻地捧起半岭会议遗址上的一撮黄土,好像触摸到了青山绿水中当年红军注入的灵魂,不免感叹,人生岁月悠悠,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

山衔落日,暮色将至,间杂在半岭村毛竹林中的枫、柏像是举起了一把把烧得通红的火炬,从弯弯曲曲的小路把我们送到公路。我心想,按节令推算,这时节枫、柏树已经落光了叶子,为啥半岭上的红叶还燃烧得这样火红,这么富有生命力,莫非是当年的红五星亦给它们注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?

奔驰在回家的路上,小车音响又唱起了“红星闪闪放光彩,红星闪闪把路开,跟着毛主席,跟着党,闪闪红星传万代”!

清康熙四十七年(1708)八月的一天,保定村的乡绅吕宗志到大港头玉溪村巡田。时值初秋,瓯江两岸,橘黄枫红,芦絮吹雪,层林尽染,漫江碧透。

此前两天,吕宗志去了石牛和石侯,那里都有他的田地。一路走来,秋风送爽,满眼都是金灿灿地,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秆。再有半个月,就可以开镰收割了,丰收的喜悦溢满了吕宗志的脸庞。

吕宗志在大港头街的一家酒馆里吃过晚饭后,来到江边渡口,准备回保定。夜幕已经降临,但江边埠头却隐隐约约晃动着许多人影,走近了一看,五六个男男女女站在那里,围着一个蹲着的人。围观的七嘴八舌,蹲着的啜泣不止。

“怎么回事啊?”吕宗志挤进人群问。

围观的人是渡口边的住户,几个人都认识吕宗志。他们往后退了退,给吕宗志让出空间。

“这位是到省里赶考的秀才,从龙泉过来。”开草药铺的老王说,“过不了江。”

“渡船呢?不是要等到酉时吗?”吕宗志疑惑地问。

大港头因为是通济古道要津,被丽水县定为官渡,即由官府拨银两,置办船只,雇佣船工,从早上6点(卯时)到晚上9点(酉时)。

“哪有这么准时哦。”老王满脸气愤地说,“撑船的偷奸耍滑,早上还好点,晚上太阳未落就不见人影了。”

“怎么能这样呢?”吕宗志说,“领了

前几日回了趟老家,在老屋呆了半天。老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爷爷奶奶和父亲叔叔们亲手建的,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最多住了十七八口人,算是大户人家了。如今我们都住在城里,老屋荒废了十几年,日渐破漏,已成危房。院子里,屋边的菜园杂草繁茂,杂木丛生,墙头的葫芦藤爬到了电线杆顶,一只松鼠蹲在墙头,看到人影,“嗖”的一声溜走了。每遇此境,心头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,是苦是酸是悲凉,有追忆,也有惆怅,有怀恋,更有痛惜。

时光流逝,儿时的回忆却愈见清晰,恍忽中望见黄昏时分,爷爷在堂屋迎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们放学归来的身影。

爷爷年轻时教过书,当过游击队员,解放后当过校长,教育局长等等。因为一身正气,因为耿直,因为不屑与小人为伍,因为那段动乱的年代,他遭

年少那会儿,曾谈过一次恋爱,那个傻小子省下两个月的早餐钱,买了一块紫色的水晶配饰送我,我佩戴了几天就摘了下来,它太滚烫,灼得我内心不安,后来才明白,是我不够爱他,所以承受不了这块水晶所承载的浓烈爱意。

隔壁办公室有位姐姐,她是那样的美丽精致,年纪再大也是姐姐,每天穿的衣服都质感一流款式经典。她说自己其实买的也不多,这些衣服都是多年积攒下来的,有些穿了十几年。她用的是“积攒”这个词儿,让我想起以前那个惜物的年代,母亲的衣服传给女儿,父亲的手表传给儿子,女孩儿在深闺里一针一线为情人纳着鞋底。

如今我们可能很难对某件物品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感情,即使它非常昂贵。物质极大丰富,新物层出不穷,每个节日都变成一场购物狂欢,“买买买”成为一种常态,成为在这个压力巨大的时代里的自救式运动。奢侈品是一次性的,苹果手机是每年更新的,流行这只兔子跑得快。口红要集齐12个色号才能召喚美貌,不开心?那买个

遇了那个年代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,中年回乡,带着子女种田、做木工,把六个子女养大,儿孙满堂。爷爷的家庭教育一直很严格,我们家的孩子在村子里都算优秀的,家风在乡里也是人人称颂。

爷爷写得一手好字,尤其小楷写得娴熟俊逸,他的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一支钢笔,那是他工作时单位发的金笔,陪着他有几十个年头了。我们写字的时候,他也会过来看看,有时也会指点一二。空闲的时候,他会拿出他的宝贝旧书来,给我们细细讲解。还记得他讲过孟母三迁、曾子为子杀猪、薛仁贵征东、薛丁山征西等故事,讲我们尤家宗谱上的“祖德宗功教人伦于百代,流长源远序昭穆于万年”对联,讲我们尤氏始祖沈思礼,讲宋四家之首尤袤的藏书楼遂初堂。偶尔他也会讲到当年当地地下党通讯员时一些事,只是事隔

包包。

不断占有、不断抛弃、不断更新,拥有新物的喜悦很快如潮水般迅速退去,黑洞般的欲望张着大口嗷嗷待哺。特别是女孩儿,神奇地发现去年美得闪闪发光的衣服今年就黯然失色,前几个月还爱如珍宝的包包就随手乱扔。站在大堆的物品当中,设想家里失火,可能没有一件物品能让你奋不顾身想抢救出去。有位作家曾说过,好东西只有那么多,只是被稀释了,可能是我们的感情只有那么多,不断地占有,更多的选择,把情感稀释了。

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。记得小时候,可能是错觉,东西质量都特别好。家里无论贫困还是富裕,物品总是用了又用、修了又修、补了又补,农具、家具、父亲的手表、母亲的羊毛大衣,年龄比我都大。

我记得母亲有件紫红色的羊毛大衣,这件金贵的衣服叫“出客衣”,平时舍不得穿,整整齐齐叠放在箱子底,放上樟脑丸,只有逢年过节才郑重拿出来穿。穿上羊毛大衣的母亲容光焕发,仿佛年轻了好几岁。后来我上中学,她又

多年,我大多忘记了。

每到孩子们放假,书包都拿回几张奖状来,爷爷总会把它们用米糊贴到照壁上,一排排整整齐齐。那个时候他的笑容是灿烂的。高兴的时候,他也会喝上一小杯酒,配上一碟油炸的洋芋片。

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,六十多岁的爷爷在田间劳作不辍。也开始他的创业梦想,他从山里采摘了很多猕猴桃酿制成猕猴桃酒,香醇可人。他用猕猴桃籽育苗,用枝条扦插,尝试人工栽培猕猴桃,经过多次失败后,最终用嫁接育苗成功。

1986年初,爷爷身体不适,去了城里大姑家,几天后一个清晨,姑父早早来到家里,在后门口和我母亲说一通话,母亲进屋时,满脸泪水,我追问发生了什么,母亲说爷爷病了,得了大病,已经晚期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晴天

见物如见君

王秋蕊

传给了我,虽然它款式过时,颜色老气,但是她是母亲的大衣啊,昂贵又暖和。

我还记得姥姥那对银镯,手工制作,款式古朴、雕花精致,经年岁月,它的表面被几代女性的手磨得柔润发亮。那是太姥姥传给她的,听说太姥姥是位知书达礼的大家小姐,母亲出嫁时,姥姥又传给母亲。小时候的我垂涎不已,总想据为己有,但是母亲却想传给未来的儿媳妇。

后来,我还是先下手为强,把这对银镯带到南方。不幸的是,2013年租房失盗,被小偷偷走一只,剩下一只劫后余生。每当我穿旗袍,总会戴上它,仿佛素未谋面的太姥姥的温婉与祝福会通过它传递给我,它知道太姥姥一生的故事,什么也不跟我说,只在我腕上风情万种。

有一次我戴着它交朋友圈得瑟,被妹妹看到,她哭了,打电话向我讨要,我二话没说就寄给她。妹妹从小被姥姥带大,姥姥去世时,远在他乡的她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,成为一生的遗憾。她没有一件属于姥姥的物品作为念想,这银镯本应属于她,因为,姥

霹雳,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悲痛之中。

四月的一个雨天,中午放学,我从几里外的学校跑回家里,爷爷已经走了,他等不到看我最后一眼,他忍受着疾病带来的苦痛,没有呻吟,带着遗憾,带着期盼走了。他走的时候下着雨,我们送他到山上的时候也下着雨,乡里乡亲,送他的队伍排了两里多路。长歌当哭,须在痛定思痛之后,而那一场雨也一直下了半个多月。

老屋和菜园,陪着我走过孩提和少年时光。爷爷去世已经整整三十三年,我也在不觉中已近知天命之年,经历过人世的沧桑,感受了人生的悲欢交集,故人远去,永不相见,只在梦中依稀看见迷离的身影。

回忆很痛,但我确信总有一盏明灯,伴随我走完前程,给我以勇气和信心,而这灯异常地明亮,异常光辉和灿烂,那就是爷爷,我一世永远的怀念!

姥最爱的是她,不是我。

在很久以前,人与物的链接分外牢固持久,物与人的关系深情动人。情人定情赠美玉明珠、英雄相惜赠宝剑名驹、知己赠瑶琴笔墨。除了物品本身的贵重,感情赋予它特别的意义,让它有了灵性,凭着物可以坚守、指认、追寻、怀念……见物如见君,最好的物不是价值千金,而是它的独一无二,有着最珍贵最深沉的感情。

郭襄生日,杨过赠她三枚银针,16岁的小郭襄情窦初开,一眼误终生;令狐冲临行渡口,任盈盈托绿竹翁赠琴,表白风雅婉约;灭绝师太倚天剑铁指环给周芷若,托付峨眉重任;曹操送赤兔马给关羽,爱惜英雄,即使关羽弃他而去;观音化土赠袈裟给唐三藏,为他西行护法加持。物因情而贵重,情因物而有了寄托,这些故事至今让人心旌神摇。

而在西游记中,定海神针在龙王宫里等待万年,只为孙悟空;欧洲神话中,只有亚瑟王才能拔出石中剑。有灵性的宝物认主,它们有自己的选择。

好物和感情都贵,我们还是,好好珍惜。